

壇經其餘略序、緣起外記等略析

林崇安教授略析
內觀教育基金會
2018.08

●目錄

【0】壇經中六祖的「核心資料」

以下依據年代，列出六祖壇經的序跋中，與六祖（638-713）生平相關的早期重要資料。

【1】師墜腰石【661】（錄自大正藏）

【2】《光孝寺瘞髮塔記》【676】法才記。

【3a】《（六祖大師法寶壇經）略序》，門人法海集【720 頃】。

【3b】《六祖大師緣起外紀》，門人法海等集【720 頃】。（錄自大正藏）

【4】令韜錄：令韜又號行滔（666-760；或 671-759），【722 年】守塔。（錄自大正藏）。

【5】《六祖能禪師碑銘》唐王維【701-761，一說 699-761】。

【6】《賜諡大鑿禪師碑》，柳宗元【773-819】撰。（錄自大正藏）

【7】《大鑿禪師碑》并《佛衣銘》，劉禹錫【772-842】撰（錄自大正藏）

【8】《五祖記》，張商英丞相【1043-1121】。（錄自大正藏）

【9】《歷朝崇奉事蹟》（錄自大正藏）

【0】壇經中六祖的「核心資料」

(1) 敦煌系六祖壇經：

1. 大師先天二年【713】八月三日滅度，七月八日喚門人告別。
2. 吾去後，但依法修行，共吾在日一種。吾若在世，汝違教法，吾住无益。大師云此語已，夜至三更，奄然遷化。大師春秋七十有六。

(2) 惠昕系六祖壇經：〈惠昕本〉（787）→〈真福寺本〉（1012）。

1.大師先天元年，於新州國恩寺造塔，至二年七月八日，喚門人告別。

師言：汝等近前，吾至八月欲離世間。

2.師至先天二年八月三日，食後報言：汝等各著位坐，今共汝別。

3.吾滅度後，依此修行，如吾在日。汝等違法，縱吾在世，終無有益。

大師言訖，夜至三更，奄然遷化。大師春秋七十有六。

(3) 契嵩系六祖壇經：

如，〈曹溪原本〉說：「師春秋七十有六，年二十四傳衣，三十九祝髮。說法利生三十七載。」

●略析：

(1) 六祖壇經的原本，是由法海親聞而紀錄下來，有其權威性，下抄後雖有不同版本，但仍保留有共通部分。

(2) 契嵩系的結語：「師春秋七十有六，年二十四傳衣，三十九祝髮。說法利生三十七載。」可以得出六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：

638 年（唐貞觀十二年，1 歲）惠能出生。

661 年（龍朔元年，24 歲）惠能得衣鉢。

676 年（儀鳳元年，39 歲）惠能祝髮並開始說法利生。此前隱遁十六年。

713 年（先天二年，76 歲）惠能入滅，春秋七十有六。說法利生滿三十七年載，一般算作說法利生三十八年。

所以，六祖的「核心資料」：

惠能生於 638 年。24 歲得衣鉢。隱遁十六年。39 歲出家。76 歲入滅。

以下依據年代，列出《六祖壇經》的序跋中，與六祖（638-713）生平相關的早期資料，並略加分析。

壇經其餘略序、緣起外記等並略析

【1】師墜腰石

【661】（錄自大正藏）

[0363a26]師墜腰石鑄「龍朔元年盧居士誌」八字，此石今存黃梅東禪。

●略析：

（1）墜腰石鑄字，可能是五祖請人刻上，作為紀念而保留下來，當年惠能還未出家，所以用「盧居士」三字。

（2）此處顯示出惠能得法之年是「龍朔元年【661】」，此時惠能是24歲。符合六祖的「核心資料」。

【2】光孝寺瘞髮塔記

【676】法才記。（收錄於《全唐文》卷912）

法才，儀鳳中法性寺沙門

●光孝寺瘞髮塔記

佛祖興世，信非偶然。昔宋朝求那跋佉三藏建茲戒壇，豫讖曰：「後當有肉身菩薩受戒於此。」

梁天監元年，又有梵僧智藥三藏航海而至，自西竺持來菩提樹一株，植於戒壇前。立碑云：「吾過後一百六十年，當有肉身菩薩來此樹下，開演上乘，度無量眾，真儒佛心印之法王也。」

今能禪師正月八日抵此，因論風幡語，而與宗法師說無上道。宗踴躍忻慶，昔所未聞。遂詰得法端由，於十五日，普會四眾，為師祝髮。二月八日，集諸名德，受具足戒。既而於菩提樹下，開單傳宗旨，一如昔讖。

法才遂募眾緣，建茲浮屠，瘞禪師髮。一旦落成，八面嚴潔，騰空七層，端如湧出。

偉歟禪師！法力之厚，彈指即遂，萬古嘉猷，巍然不磨。聊敘梗概，以紀歲月云。

儀鳳元年【676】歲次丙子吾佛生日，法性寺住持法才謹識。

●略析：

（1）《光孝寺志》卷三的《古跡志》說：「瘞髮塔在菩提樹右。唐儀鳳元年四月八日法性寺住持僧法才募眾建塔在菩提樹之右，為六祖瘞髮立碑紀之。塔以石基灰砂築成七層，高二丈。」故知法才是法性寺的住持。

(2) 關於戒壇、菩提樹、風幡論義、惠能剃髮、受戒的時間【676】等，都顯示在這一重要的紀錄中。

(3) 惠能剃髮、受戒的時間是儀鳳元年【676】。

(4) 從龍朔元年【661】受法，到儀鳳元年【676】於菩提樹下傳宗旨，可知中間隱遁了十六年。

以上符合六祖的「核心資料」。

【3a】《(六祖大師法寶壇經)略序》

門人法海集【720 頃】。見柳田聖山主編的《六祖壇經諸本集成》，p.189，1976。

大師名惠能，父盧氏，諱行瑫，母李氏，誕師於唐貞觀十二年【638年】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。時，毫光騰空，異香滿室。黎明，有二異僧造謁，謂師之父曰：「夜來生兒，專為安名，可上惠下能也！」父曰：「何名惠能？」增曰：「惠者，以法惠施眾生；能者，能做佛事。言畢而出，不知所之。師不飲乳，夜遇神人灌以甘露。既長，年二十有四，聞經悟道，往黃梅求印可。五祖器之，付衣法，令嗣祖位。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，南歸隱遯一十六年。

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，會印宗法師，宗悟契師旨。是月十五日，普會四眾，為師薙髮；二月八日，集諸名德授具足戒，西京智光律師為授戒師，蘇州慧靜律師為羯磨，荊州通應律師為教授，中天耆多羅師為說戒，西國蜜多三藏為證戒。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，立碑曰：「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。」又梁天監元年，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，將彼土菩提樹一株，植此壇畔，亦預誌曰：「後一百七十年，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，度無量眾，真傳佛心印之法王也。」師至是祝髮受戒，乃與四眾開示單傳之法旨，一如昔讖。

次年春，師辭眾歸寶林，印宗與緇白送者千餘人，直至曹溪。時，荊州通應律師與學者數百人，依師而住。師至曹溪寶林，觀堂宇湫隘，不足容眾，欲廣之；遂謁里人陳亞仙曰：「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，得不？」仙曰：「和尚坐具幾許闊？」祖出座具示之，亞仙唯然。祖以坐具一展，盡罩曹溪四境；四天王現身，坐鎮四方；今寺境有天王嶺，因茲而名。仙曰：「知和尚法力廣大，但吾高祖墳墓並坐此地，他日造塔，幸望存留；餘願盡捨，永為寶坊。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，只可平天，不可平地。」寺後營建，一依其言。師遊境內，山水勝處，

輒憩止，遂成蘭若一十三所。今日「花果院」，隸籍寺門。其寶林道場，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，自南海經曹溪口，掬水而飲，香美，異之，謂其徒曰：「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，溪源上必有勝地堪為蘭若。」隨流至源上，四顧山水回環，峰巒奇秀，歎曰：「宛如西天寶林山也。」乃謂曹侯村民曰：「可於此山建一梵剎，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，得道者如林，宜號『寶林』。」時韶州牧侯敬中以其言具表聞奏，上可其請，賜額為「寶林」，遂持梵宮。蓋始於梁天監三年也。

寺殿前有潭一所，龍常出沒其間，觸撓林木。一日，現形甚巨，波浪洶湧，雲霧陰翳，徒眾皆懼。師叱之曰：「你只能現大身，不能現小身。若為神龍，當能變化，以小現大，以大現小也。」其龍忽沒，頃復現小身，躍出潭面，師展鉢試之曰：「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裡！」龍乃游揚至前，師以鉢舀之，龍不能動。師持鉢歸堂上，與龍說法，龍遂蛻骨而去。其骨長可七寸，首尾角足皆具，留傳寺門。師後以土石堙其潭，今殿前左側，有鐵塔處是也。

●略析：

- (1) 此《略序》是門人法海所寫。法海是早期弟子，故對六祖早期之受戒和傳法、尋地擴建、降龍等事蹟有所聞而記載下來，用以補充大眾對六祖生平的瞭解，並使內容盡量不與《壇經》重疊。
- (2) 此處指出，惠能的字面意義是「惠者，以法惠施眾生；能者，能做佛事。」這是由二異僧取名，故不應作「慧能」。
- (3) 此處指出，「年二十有四，聞經悟道，往黃梅求印可。五祖器之，付衣法，令嗣祖位。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，南歸隱遯一十六年。」
「至儀鳳元年…薙髮。」

以上符合六祖的「核心資料」。

【3b】《六祖大師緣起外紀》

門人法海等集【720 頃】。(錄自大正藏)

[0362b26] 大師名惠能，父盧氏，諱行瑫，唐武德三年九月，左官新州。母李氏，先夢庭前白華競發，白鶴雙飛，異香滿室，覺而有娠。遂潔誠齋戒，懷妊六年師乃生焉，唐貞觀十二年戊戌歲二月八日子時也。時毫光騰空，香氣芬馥。黎明有二僧造謁，謂師之父曰：「夜來生兒，專為安名，可上惠下能也。」父曰：「何名惠能？」僧曰：「惠者以法惠濟眾生，能者能作佛事。」言畢而出，不知所之。師不飲母

乳，遇夜神人灌以甘露。三歲父喪，葬於宅畔。母守志鞠養，既長鬻薪供母。年二十有四，聞經有省。往黃梅參禮，五祖器之，付衣法，令嗣祖位，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。

[0362c09] 南歸隱遯，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，會印宗法師詰論玄奧，印宗悟契師旨。是月十五日，普會四眾，為師薙髮；二月八日，集諸名德授具足戒。西京智光律師為授戒師，蘇州慧靜律師為羯磨，荊州通應律師為教授，中天耆多羅律師為說戒，西國蜜多三藏為證戒。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藏創建，立碑曰：「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。」又梁天監元年，智藥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，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，亦預誌曰：「後一百七十年，有肉身菩薩，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量眾，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。」師至是祝髮受戒，及與四眾開示單傳之旨，一如昔讖(梁天監元年壬午歲，至唐儀鳳元年丙子，得一百七十五年)。

[0362c23] 次年春，師辭眾歸寶林，印宗與緇白送者千餘人，直至曹溪。時荊州通應律師，與學者數百人依師而住。師至曹溪寶林，觀堂宇湫隘，不足容眾，欲廣之。遂謁里人陳亞仙曰：「老僧欲就檀越求坐具地，得不？」仙曰：「和尚坐具幾許闊？」祖出坐具示之，亞仙唯然。祖以坐具一展，盡罩曹溪四境，四天王現身坐鎮四方。今寺境有天王嶺，因茲而名。仙曰：「知和尚法力廣大，但吾高祖墳墓並在此地，他日造塔，幸望存留，餘願盡捨永為寶坊。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，只可平天，不可平地。」寺後營建，一依其言。師遊境內山水勝處，輒憩止，遂成蘭若一十三所。今曰華果院，隸籍寺門。其寶林道場，亦先是西國智藥三藏自南海經曹溪口，掬水而飲，香美，異之。謂其徒曰：「此水與西天之水無別，溪源上必有勝地，堪為蘭若。」隨流至源上，四顧山水回環，峯巒奇秀，歎曰：「宛如西天寶林山也。」乃謂曹侯村居民曰：「可於此山建一梵剎，一百七十年後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，得道者如林，宜號寶林。」時韶州牧侯敬中，以其言具表聞奏，上可其請，賜寶林為額，遂成梵宮，落成於梁天監三年。寺殿前有潭一所，龍常出沒其間，觸撓林木。一日現形甚巨，波浪洶湧，雲霧陰翳，徒眾皆懼。師叱之曰：「爾只能現大身，不能現小身，若為神龍，當能變化以小現大、以大現小也。」其龍忽沒，俄頃復現小身躍出潭面，師展鉢試之曰：「爾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裏。」龍乃游揚至前，師以鉢舀之，龍不能動。師持鉢堂上，與龍說法，龍遂蛻骨而去。其骨長可七寸，首尾角足皆具，留傳寺門。師後以土石堙其潭，

今殿前左側有鐵塔鎮處是也。

●略析：

- (1) 本資料比《略序》略有增補，當屬後出。
- (2) 此處指出，「年二十有四，聞經有省。往黃梅參禮，五祖器之，付衣法，令嗣祖位，時龍朔元年辛酉歲也。」「至儀鳳元年…薙髮。」

以上符合六祖的「核心資料」。

【4】令韜錄

【722年】令韜守塔。(錄自大正藏)

(1) [0364b14] 師入塔後，至開元十年【722年】壬戌八月三日，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。眾僧驚起，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，尋見師頸有傷，具以賊事聞于州縣。縣令楊侃、刺史柳無忝，得牒切加擒捉。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，送韶州鞠問。云：「姓張名淨滿，汝州梁縣人。於洪州開元寺，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，令取六祖大師首，歸海東供養。」柳守聞狀，未即加刑，乃躬至曹溪，問師上足令韜曰：「如何處斷？」韜曰：「若以國法論，理須誅夷。但以佛教慈悲冤親平等，況彼求欲供養，罪可恕矣。」柳守加歎曰：「始知佛門廣大。」遂赦之。

(2) [0364b26] 上元元年【760】，肅宗遣使，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。至永泰元年【765】五月五日，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，七日勅刺史楊緘云：「朕夢感能禪師請傳衣袈裟却歸曹溪，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，頂戴而送。朕謂之國寶，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，專令僧眾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，勿令遺墜。」後或為人偷竊，皆不遠而獲。如是者數四。憲宗（778—820）謚大鑿禪師，塔曰元和靈照。

(3) 其餘事蹟，係載唐尚書王維、刺史柳宗元、刺史劉禹錫等碑、守塔沙門令韜錄。

●略析：

- (1) 此處有三段資料。第一段屬「令韜錄」。第二三段是後人補記。可由下之卒年看出。
- (2) 相關人物卒年相比：令韜【又號行滔，666-760；或 671-759】、王維【701-761，一說 699-761】、柳宗元【773-819】、劉禹錫【772-842】。

【5】《六祖能禪師碑銘》

唐王維【-761】。（錄自《全唐文》卷327）

無有可捨，是達有源。無空可住，是知空本。離寂非動，乘化用常。在百法而無得，周萬物而不殆。鼓枻海師，不知菩提之行。散花天女，能變聲聞之身。則知法本不生，因心起見；見無可取，法則常如。世之至人，有證於此，得無漏不盡漏，度有為非無為者，其惟我曹溪禪師乎？

禪師俗姓盧氏，某郡某縣人也。名師虛假，不生族姓之家；法無中邊，不居華夏之地。善習表於兒戲，利根發於童心。不私其身，臭味於耕桑之侶；苟適其道，羶行於蠻貊之鄉。

年若干，事黃梅忍大師。願竭其力，即安於井臼。素割其心，獲悟於稊稗。每大師登座，學衆盈庭。中有三乘之根，共聽一音之法。禪師默然受教，曾不起予。退省其私，迴超無我。其有猶懷渴鹿之想，尚求飛鳥之迹，香飯未消，弊衣仍覆，皆曰“升堂入室”。測海窺天，謂得黃帝之珠，堪受法王之印。大師心知獨得，謙而不鳴。天何言焉，聖與仁豈敢？子曰：“賜也，吾與汝弗如。”臨終，遂密授以祖師袈裟，而謂之曰：“物忌獨賢，人惡出己。吾且死矣，汝其行乎！”

禪師遂懷寶迷邦，銷聲異域，衆生為淨土，雜居止於編人；世事是度門，混農商於勞侶。如此積十六載。南海有印宗法師，講《涅槃經》。禪師聽於座下，因問大義，質以真乘。既不能酬，翻從請益。乃歎曰：“化身菩薩在此，色身肉眼凡夫，願開慧眼。”遂領其（一作徒）屬，盡詣禪居。奉為掛衣，親自削髮。於是大興法雨，普灑客塵。乃教人以“忍”曰：“忍者無生，方得無我，始成於初發心，以為教首。”至於定無所入，慧無所依；大身過於十方，本覺超於三世；根塵不滅，非色滅空；行願無成，即凡成聖；舉足下足，長在道場；是心是情，同歸性海；商人告倦，自息化城；窮子無疑，直開寶藏。其有不植德本，難入頓門。妄繫空花之狂，曾非慧日之咎。常歎曰：“七寶布施，等恒河沙；億劫修行，盡大地墨，不如無為之運，無礙之慈，宏濟四生，大庇三有。”既而道德遍覆，名聲普聞。泉館卉服之人，去聖歷劫；涂身穿耳之國，航海窮年，皆願拭目於龍象之姿，忘身於鯨鯢之口。駢立於戶外，跌坐於牀前。林是栴檀，更無雜樹。花惟蒼蘂，不嗅餘香。皆以實歸，多離妄執。

九重延想，萬里馳誠，思布髮以奉迎，願叉手而作禮。則天太后、孝和皇帝，並敕書勸諭，徵赴京城。禪師子牟之心，敢忘鳳闕？遠公

之足，不過虎溪。固以此辭，竟不奉詔。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養。天王厚禮，獻玉衣於幻人；女后宿因，施金錢於化佛。尚德貴物，異代同符。

至某載月日，忽謂門人曰：“吾將行矣！”俄而異香滿室，白虹屬地。飯食訖而敷坐，沐浴畢而更衣。彈指不留，水流燈焰。金身永謝，薪盡火滅。山崩川竭，鳥哭猿啼。諸人唱言：“人無眼目。”列郡慟哭，世且空虛。某月日，遷神於曹溪，安座於某所。擇吉祥之地，不待青鳥；變功德之林，皆成白鶴。

嗚呼！大師至性淳一，天姿貞素，百福成相，衆妙會心。經行宴息，皆在正受；譚笑語言，曾無戲論。故能五天重迹，百越稽首。修蛇雄虺，毒螫之氣銷；跳兔彎弓，猜悍之風變。畋漁悉罷，蠱醜知非。多絕羶腥，效桑門之食；悉棄罟網，襲稻田之衣；永惟浮圖之法，實助皇王之化。

弟子曰神會，遇師於晚景，聞道於中年，廣量出於凡心，利智踰於宿學，雖末後供，樂最上乘。先師所明，有類獻珠之願。世人未識，猶多抱玉之悲。謂余知道，以頌見託。偈曰：

五蘊本空，六塵非有，衆生倒計，不知正受。
蓮花承足，楊枝生肘，苟離身心，孰為休咎。
至人達觀，與佛齊功，無心捨有，何處依空？
不著三界，徒勞八風，以茲利智，遂與宗通。
愍彼偏方，不聞正法，俯同惡類，將興善業。
教忍斷嗔，修慈捨獵，世界一花，祖宗六葉。
大開寶藏，明示衣珠，本源常在，妄轍遂殊。
過動不動，離俱不俱，吾道如是，道豈在吾？
道遍四生，常依六趣，有漏聖智，無義章句。
六十二種，一百八喻，悉無所得，應如是往。

●略析：

(1) 「混農商於勞侶。如此積十六載。…印宗法師…親自削髮。」
以上符合六祖的「核心資料」。

(2) 「弟子曰神會，遇師於晚景，聞道於中年」：

1.神會遇師於師之晚景，指神會初見時六祖已 59 歲，歸屬晚景，後來北上再回來承事六祖時，六祖為 71 歲。

2.聞道於中年，指神會於中年（30 歲）從六祖處悟道（聞道是謙詞），當時六祖 76 歲，六祖入滅前稱讚他：「神會小師卻得善不

善等，毀譽不動，哀樂不生。」

【6】《賜諡大鑿禪師碑》

柳宗元【773-819】撰。(錄自大正藏)

[0363b19] 扶風公廉，問嶺南三年，以佛氏第六祖，未有稱號，疏聞于上。詔諡大鑿禪師，塔曰靈照之塔。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，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，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于其祠。幢蓋鍾鼓增山盈谷，萬人咸會，若聞鬼神。其時學者千有餘人，莫不欣踴奮厲，如師復生；則又感悼涕慕，如師始亡。因言曰：

[0363b25] 自有生物，則好鬪奪相賊殺，喪其本實，諄乖淫流，莫克返于初。孔子無大位，沒以餘言持世，更楊、墨、黃老益雜，其術分裂。而吾浮圖說後出，推離還源，合所謂生而靜者。梁氏好作有為，師達磨譏之，空術益顯。六傳至大鑿。大鑿始以能勞苦服役，一聽其言，言希以究。師用感動，遂受信具。遯隱南海上，人無聞知，又十六年，度其可行，乃居曹溪為人師。會學者來，嘗數千人。其道以無為為有，以空洞為寔，以廣大不蕩為歸。其教人，始以性善、終以性善，不假耘鋤，本其靜矣。中宗聞名，使幸臣再徵，不能致，取其言以為心術。其說具在。今布天下，凡言禪皆本曹溪。大鑿去世百有六年，凡治廣部，而以名聞者以十數，莫能揭其號。乃今始告天子，得大諡。豐佐吾道，其可無辭？公始立朝，以儒重刺虔州、都護安南，由海中大蠻夷，連身毒之西，浮舶聽命，咸被公德，受旂纛節戟，來蒞南海，屬國如林，不殺不怒，人畏無疆，允克光于有仁，昭列大鑿莫如公，宜其徒之老。乃易石于宇下，使來謁辭。其辭曰：

[0363c17] 達摩乾乾，傳佛語心，六承其授，大鑿是臨。勞動專默，終挹于深，抱其信器，行海之陰。其道爰施，在溪之曹，脰合猥附，不夷其高。傳告咸陳，惟道之褒，生而性善，在物而具。荒流奔軼，乃萬其趣，匪思愈亂，匪覺滋誤。由師內鑿，咸獲于素，不植乎根，不耘乎苗。中一外融，有粹孔昭，在帝中宗，聘言于朝。陰翊王度，俾人逍遙，越百有六祀，號諡不紀。由扶風公，告今天子，尚書既復大行，乃誅光于南土。其法再起，厥徒萬億，同悼齊喜。惟師化所被洎，扶風公所履，咸戴天子。天子休命，嘉公德美，溢于海夷，浮圖是視。師以仁傳，公以仁理，謁辭圖堅，永胤不已。

●略析：

此處碑文：「遯隱南海上，人無聞知，又十六年，度其可行，乃居曹

溪為人師。」，柳宗元【816】云：「師受信具，遯隱南海上十六年。」此符合六祖的核心資料。

【7】《大鑿禪師碑》并《佛衣銘》

劉禹錫【772-842】撰。（錄自大正藏）

[0364a02] 元和十年某月日，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公，諡曰大鑿。寔廣州牧馬總以疏聞，繇是可其奏，尚道以尊名，同歸善善，不隔異教。一字之褒，華夷孔懷，得其所故也。馬公敬其事且謹，始以垂後，遂咨於文雄。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為前碑，後三年有僧道琳，率其徒由曹溪來，且曰：「願立第二碑，學者志也。」維如來滅後，中五百歲，而摩騰、竺法蘭，以經來華，人始聞其言，猶夫重昏之見芻爽。後五百歲，而達摩以法來華，人始傳其心，猶夫昧旦之覩白日。自達摩六傳至大鑿，如貫意珠，有先後而無同異。世之言真宗者，所謂頓門。初達摩與佛衣俱來，得道傳付以為真印。至大鑿置而不傳，豈以是為筌蹄邪？芻狗邪？將人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邪？吾不得而知也。

[0364a16] 按大鑿生新州，三十出家，四十七年而沒，百有六年而諡。始自蘄之東山，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。中宗使中貴人再徵，不奉詔。第以言為貢，上敬行之。銘曰：

[0364a21] 至人之生，無有種類，同人者形，出人者智。蠢蠢南裔，降生傑異，父乾母坤，獨尚元氣。一言頓悟，不踐初地，五師相承，授以寶器。宴坐曹溪，世號南宗，學徒爰來，如水之東。飲以妙藥，差其瘖聾，詔不能致，許為法雄。去佛日遠，群言積億，著空執有，各走其域。我立真筌，揭起南國，無修而修，無得而得。能使學者，還其天識，如黑而迷，仰目斗極。得之自然，竟不可傳，口傳手付，則礙於有。留衣空堂，得者天授。

●佛衣銘(并引)

[0364b02] 吾既為僧琳撰曹溪第二碑，且思所以辯六祖置衣不傳之旨，作《佛衣銘》。曰：[0364b04]

佛言不行，佛衣乃爭，忽近貴遠，古今常情。
尼父之生，土無一里，夢奠之後，履存千祀。
惟昔有梁，如象之狂，達摩救世，來為醫王。
以言不痊，因物乃遷，如執符節，行乎復關。
民不知官，望車而畏，俗不知佛，得衣為貴。

壞色之衣，道不在茲，由之信道，所以為寶。
六祖未彰，其出也微，既還狼荒，憬俗蚩蚩。
不有信器，眾生曷歸，是開便門，非止傳衣。
初必有終，傳豈無已，物必歸盡，衣胡久恃。
先終知終，用乃不窮。
我道不朽，衣於何有，其用已陳，孰非芻狗。

●略析：

《大鑿禪師碑》中提及「三十出家，四十七年而沒，百有六年而諡」：六祖卒於713年，受諡於【818年】，已隔106年，此處所說的「三十出家」與六祖的核心資料（39歲出家）有差異。

【8】《五祖記》

張商英丞相【1043-1121】（錄自大正藏）

又張商英丞相，作《五祖記》云：五祖演化於黃梅縣之東禪院，蓋其便於將母。龍朔元年，以衣法付六祖已，散眾入東山結庵。有居人憑茂，以山施師為道場焉。以此考之，則師至黃梅傳受五祖衣法，實龍朔元年辛酉歲。至儀鳳丙子，得一十六年，師方至法性祝髮。他本或作師咸亨中至黃梅，恐非。

●略析：

此處提及：「師至黃梅傳受五祖衣法，實龍朔元年辛酉歲。至儀鳳丙子，得一十六年」，此推論符合六祖的核心資料。

【9】《歷朝崇奉事蹟》

（錄自大正藏）

[0363b11]唐憲宗皇帝，諡大師曰大鑿禪師。

[0363b12]宋太宗皇帝，加諡大鑿真空禪師，詔新師塔曰太平興國之塔。

[0363b14]宋仁宗皇帝，天聖十年迎師真身及衣鉢入大內供養，加諡大鑿真空普覺禪師。

[0363b16]宋神宗皇帝【1048年5月25日-1085年4月1日】，加諡大鑿真空普覺圓明禪師。具見晏元獻公碑記。

【結語】

以上所引早期的重要六祖文獻，只有《大鑿禪師碑》中的「三十出家」有誤，其餘都符合六祖的「核心資料」：

惠能生於 638 年。24 歲得衣鉢。隱遁十六年。39 歲出家。
76 歲入滅。

———完———